

# 閩都別記

第 肆 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 閩都別記

06554

第四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四目錄

里人何求纂

- |       |           |           |
|-------|-----------|-----------|
| 第五十一回 | 龍船鼻沒轉灣弄匠  | 六月蚊咬唬撒曉農  |
| 第五十二回 | 惡家奴偷簪鞋洩恨  | 寶巡檢代男女洗冤  |
| 第五十三回 | 林九娘困難傳正法  | 陳恭人得妹斬妖憎  |
| 第五十四回 | 僧禱甘露覆塔留臂  | 雷震妖貓現識知源  |
| 第五十五回 | 忠懿蕭賜祠陵嘉勵  | 延翰立建宮殿驕淫  |
| 第五十六回 | 冷女擲果爲父伸冤  | 艾生設詐代妻報仇  |
| 第五十七回 | 冷霜蟬不從殘暴主  | 陳金鳳初會風流郎  |
| 第五十八回 | 手足自殘閩王信道  | 姐弟進龍歸郎避妖  |
| 第五十九回 | 井龍現王氏建國號  | 獄囚放蜀家起禍殃  |
| 第六十回  | 小康回奪父弟海船  | 王月英救伯母投吳  |
| 第六十一回 | 牢籠謀薛浪子鹿爲馬 | 脫壳計吳佳人鳳變鸞 |
| 第六十二回 | 薛浪子害人傷己命  | 陳靖姑斬蛇度宮娥  |
| 第六十三回 | 王璣信讒自誅宗族  | 廣智媚妖邪化紙人  |
| 第六十四回 | 袁廣智顯邪術助叛  | 王繼圖將登位驕淫  |
| 第六十五回 | 陳夫人帶女兵救困  | 袁軍師爲蝶精喪生  |
| 第六十六回 | 收水銀精救死子   | 訪孩童哭賣假兒   |
| 第六十七回 | 鄒李到孩溪訪怪   | 天狗在酒店說因   |
| 第六十八回 | 孩溪山剿嫖娼孽孽  | 百花轎輪貴賤送兒  |
| 第六十九回 | 高雪海充兵避追嫁  | 楊柳月漁色藉多金  |
| 第七十回  | 侯氏不正誘媳奸淫  | 鬚子貪財縱妻偷漢  |

#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四

里人何某

## 第五十一回 龍舟鼻沒轉灣弄匠 六月蚊咬稍撒農

却說羅隱至福州因與浙江差官問答人始知其厭貴毒賤却富樂貧到處討食人皆謂其狂。其時見衆工匠在新造龍船有已祭三牲酒醴排列棹上待上了龍船鼻皆是一片長木板。羅隱見其作鼻之長板已聚在龍船上欲舉火鬱適羅隱至謂之曰今日鬱龍船鼻有現成的酒肉可請我輩吃。衆工匠曰：「麼諸工匠答曰：汝不是鄉長甲長有請到汝羅隱又曰：不坐久只吃二三杯便去好麼？」衆工匠又曰：「亦不合羅隱又曰：便不坐位只要十碗酒半碗底可合否？」衆工匠又答曰：「一滴都無快去快去。」羅隱笑曰：「此等說話不沒轉灣耶？」衆工匠又曰：「管汝有轉灣沒轉灣。」羅隱又笑曰：「真沒轉灣我去汝莫怪再去尋我不來矣。」羅隱說了便去。衆笑曰：「管汝莫怪不莫怪我的東西都到粘麒麟還去尋汝來作寶貝。」衆同大笑之。遂同去舉火鬱龍船鼻。詎鬱來鬱去萬不得灣果重拘之便折爲兩斷。又另做本板換銃上。又來鬱又不能灣又斷爲兩截。衆工匠又做三晝夜不歇板折斷換銃七八次不得成功。衆訝之曰：「往常一鬱沒灣此同一鬱便兩斷個個皆稱奇異看的人笑曰：此奇怪惟我知之前日羅隱說個沒轉灣去莫怪快們莫個與你吃他沒轉灣自去耶還差得多此是他說莫怪之龍船鼻莫轉灣你們紛紛亂不能成功之莫怪也。今還不去趕尋羅隱來把酒請他吃。龍船鼻才得轉灣酒不與他吃要龍船鼻轉灣萬萬艱難也。諸工匠聞此說始覺之皆曰：果是他乞食身皇帝嘴作怪莫錯快去請他來轉灣。」遂着人去尋討。誰知羅隱去無定向那裏尋之得着不但只此一處龍船鼻沒轉灣猶延及遠近各處現在修造之鼻都鬱不得轉灣。端陽在即龍船皆不得落水。急甚因無處尋羅隱無奈處處都把此頭來雕刻粧畫作捲螺鼻形銃上龍頭落去於門矣。福州自此做龍船鼻都是柴頭雕的也。因此龍

船鼻沒轉灣再一揚傳羅隱去到一處人皆與之飯食實說好話但羅隱之好話亦不是輕易能買的由之愛說就說要買實難惟至糞船說曰請我酒三醉船中吃睡不嗅臭至癲瘋院喝曰癲瘋歷碌碌有人而無出其打鐵與做竹的無與食俱以壞話喝之亦只以賺錢微薄並無呆話也今有人家起屋上梁買之說好話羅隱遂大喝曰豎精連上梁丁口甚旺強從大死至細父不見子亡屋主以爲呆話父子孫同舉掌打之抱頭跑去一面走一面回頭喝曰就大亦見小亡亂死便是矣屋主過後思之原是好話因打之後又說才是呆話悔之無及後果由少先死老後死壯丁皆無只遺老邁鰥寡致於絕嗣矣羅隱遂遊至羅源夜宿古廟時值炎夏有人乘涼聚談皆認的羅隱因個個被蚊蟲鑽刺難堪問之曰聞汝凡喝罵皆有驗今同去買酒餅請汝吃能把蚊蟲驅逐去麼羅隱答曰酒餅且買來我能收蚊蟲驅逐出境不咬人衆問在幾月又答在六月間衆又問曰要驅逐務盡何以只一月也羅隱曰人心不足蚊蟲惟六月正當旺至七月秋至漸退能驅逐去此一月便了不得不盡除之天地所生之物怎敢滅之也衆曰說甚有理能除此六月亦好的極矣遂齊鳴錢買酒餅與之同吃畢羅隱遂叱曰蚊蟲蚊蟲六月盡去咬臂撤七月回來咬主儂時正夏六月惟聞此一喝只見那蚊蟲結隊由戶外飛去廟中無剩半個不但只廟中無蚊蟲猶及城廂內外大街小巷之人家皆無矣那近之人皆感羅隱叱逐蚊蟲出街家家得安枕矣無人不買酒餅與羅隱吃誰知各處蚊蟲何曾有人驅惟喝數聲自行飛去盡聚集各鄉村田野之間矣其鄉農聞知羅隱受賄嫁禍蚊蟲驅驅來釘鄉間積客個個欲去尋之其奈是化子若打死好人償命不值即會各鄉村老農去巡檢衙門控告劉巡檢遂拘至羅隱訊問有何法術能驅蚊蟲出境羅隱曰乃戲言那古人驅蝗出境有是法矣衆農便質之曰由汝說是戲言不叫蚊蟲去咬別家但叫來咬積客街中人就是人便不該咬鄉間積客就不是人應該咬之但街中人若無鄉間之積客就會餓死矣羅隱笑答曰我何曾是叫蚊蟲去咬你們也你們話不聽真使來混告驚動官長也衆農曰你在廟裏有對蚊蟲說蚊蟲蚊蟲六月盡去咬積客七月回頭咬主儂有之麼羅隱又答之曰汝們皮膚幼嫩好吃衆蚊

愛去咬之我是說六月去咬稍撒誰說是咬稍客稍撒者田中新割之揮撒稿頭其味香甚蚊蟲堪吃之使令衆蚊咬稍撒你們以稍撒聽錯作稍客衆蚊蟲因有稍撒吃才不回來至七月田中稍撒除後只剩晚冬沒得吃始回來咬主儂若是令咬你們稍客一見皮肉粗厚鑽之不入還有不飛回頭也今不須官斷同你們一齊去看是集田中是集人家若集人家我當罪若集田中汝妄告何如劉巡檢先只不言任聽兩造自辨至此因聽羅隱說得有理便曰或咬稍客或咬稍撒去看便明令經承差彼帶之同去看了稿卽卽回來判斷隨同至田野看之果處處蚊蟲無數咬吃稍撒仍帶田塋路上有人走過皆攛頭攛面時已薄暮再至各鄉間人家看之尋一頭蚊蟲皆無差承隨帶衆回來稟覆蚊蟲是去咬稍撒不是咬稍客劉巡檢笑謂諸農民曰把蚊蟲驅逐的便不言惟那稍撒極無所用東西代人與蚊蟲咬吃還不好麼不但街市之人家一月不受蚊咬猶及諸僻鄉之人家皆得安寢豈不共受有餘怎的還來反告之也衆鄉農無敢再辨惟認話未聽真以咬稍撒作稍客求老爺開恩劉巡檢曰旣知罪願責願罰衆問何責何罰劉巡檢曰告事不實責大板四十枷三個月若願罰一鄉罰銀三兩十鄉共三十兩遂與被告以願認告之罪衆皆愿罰不愿責羅隱忙趨上堂曰小人花子隨日討隨日吃都足急了還要銀何用有銀亦無處安頓收存分毫不要他們的劉巡檢笑曰被告旣不要你們罰銀務必全來枷責也羅隱又曰此是小人花子自愿不要算他們已罰了求老爺亦見枷責一同都感仁慈矣劉巡檢笑請鄉人曰他被你們誣告了不要你罰銀又代你求饒免枷責可見其人何如衆農笑曰小農們果有眼不識好歹今才知之不要罰銀待後來慢慢報之也劉巡檢曰旣知情便可恕之但現蚊蟲都去咬稍撒至七月有無回頭咬主人各鄉都要會齊同來報知今可散回去罷衆皆叩頭而出遂共出頭門外衆鄉鄰皆向羅隱稱謝適有一個十四五歲之小子手指羅隱曰羅隱汝奶罵盡儂折仔執杖掛竹筒旁有人便喝曰文策胡言甚麼羅隱始知此個名文策隨答之曰文策文策六月咬稍撒七月咬主儂小子便拾石頭擲羅隱羅隱走避猶趕擲不休衆農同看的人不忿甚共闐然喊罵小子聞聲開至內衙劉巡檢令人出查逐拿文策

進問因由卽供曰名文箒十五歲是由呆之家僮因與花子玩笑花子間口便罵故拾石頭擲之又問汝說什麼與他玩笑他以甚話罵你又供曰小奴只說羅隱汝奴罵盡農折竹執杖掛竹筒此話因此處都有人說才與他玩笑他便罵之曰文箒文箒六月咬嚼撒七月咬主人小奴幾時有咬嚼撒咬主人故忿才擲之也劉巡檢笑曰此話你以說玩笑還不知是傷罵父母報折他本身他猶不動氣只把本日被人所告之蚊蟲咬嚼撒咬主人之事答之蚊蟲便認作自己之名便拾石頭擲之才致衆忿也本該罪及家主今從寬不究你主只將你嘴巴打十下以儆將來罷遂令將文箒打了十下嘴巴放之劉巡檢退入內衙問陳恭人花子怎有此奇能清介陳恭人曰老爺還不知此花子之根源也應大唐之天子因母犯天條以子貴體換爲賤體身雖花子口猶皇帝罵喝什麼便是什麼今日罵文箒之言可記着將來必照語應驗之也劉巡檢答曰怪道才有許般奇異也正是預遺識爲下案判惡奴自有奇人知此乃劉巡檢判斷蚊蟲六月咬嚼撒之第十案也欲知後事且聽下回分解

### 第五十二回 惡家奴偷簪鞋漏恨 賢巡檢代男女洗冤

却說那拾石頭擲羅隱被劉巡檢打嘴巴之文箒是誰家之僮僕也却原來乃南街田果之僕家產充足妻褚氏未有男女一了頭名秋颯十六歲一僮僕卽文箒交一朋友姓歸名玉自各十五六歲同衙交納起今俱三十一二歲猶不相離人皆稱之重生管鮑再世左羊因歸玉家極清淡都在田家後園書房讀書文箒在供使那日使出街買紙筆便在巡檢司衙門滋事家中聞知忿甚至文箒掌了嘴巴回來田果猶未言歸玉便罵曰家奴有罪罪及家主幸遇仁慈劉爺不究家主只把你輕責數下而放倘在別官究及汝主不但汝主辱身家財還去一半此回若不打至半死將來必弄出大事罵了卽將文箒縛吊梁上與田果打之田果取一小錘只打數十錘便斷截去再尋無錘就不打詎了頭在內尋一條大藤鞭出來歸玉因田果有事在內不再打便將

籐鞭接過一連打有數百文箎啼喊至無聲楮氏因打得多出來叫秋颯勸歸玉莫再打將籐鞭奪來誰知秋颯不說不奪籐鞭猶在旁指罵曰不打死必會害死主人傾家蕩產又打數十渾身皆皮肉綻血出楮氏心甚不忍進去拉夫田果出來奪鞭解勸原來文箎人醜心毒外以歸玉貧甚吃穿都出田家不願常侮慢之內以秋颯主母愛惜之又甚嫉妒挑唆之故內外二人嫌之極也文箎今日受此鞭撻還有不與二人結衅其奈內愛之甚外交之厚皆搬之不倒列公道田果與歸玉交厚是怎麼樣之交厚也有一日歸玉回家家中有美畫眉一籠攜至書房掛在門前賞玩歸玉又回家去取書適田果出來見畫眉問是誰的文箎曰二官家中攜來的田果以畫眉被尾墜住跳不能提即將抓出把尾盡行撮去仍掛門前但畫眉無尾只剩一檔槌還看得麼至歸玉至見畫眉無尾唬甚問那一個敢將尾撮去還了得文箎答不是一官還誰敢撮也歸玉因聞之是田果撮怒遂轉喜曰畫眉撮尾加倍便式須臾田果出來問曰尾撮去何如歸玉笑曰才說不知畫眉撮去尾務此便式今日與兄撮了方知可交與文箎小心看管莫被人偷去也二人睡俱在樓上一人一張床鋪吃飯俱在樓下那日二人上棹吃至中間歸玉忽放筋上樓去忽然樓板縫有水流落棹上田果忙取空碗承接半碗至歸玉下來問曰樓上什麼水流落下來歸玉笑曰弟尿急趕上去撒尿不覺顧把尿壺打倒尿撒滿樓板流下也田果曰原來是弟尿流下來造化都承接在碗愚兄近時得肺燥之病人說吃回龍水始愈幸喜今日天賜弟之回龍不吃還吃誰的田果將半碗尿調飯吃矣一個畫眉撮尾便式一個尿調得飯吃可見二人異樣交厚那晚秋颯送晚膳至書房樓下時有微微月色因忽下幾點雨忙把酒菜排列棹上卽翻身便去歸玉在樓上忙趕下樓急步尾隨秋颯出戶不覺把棹上併一瓶酒磕倒都顧不得田果在邊房鑽出來瞥見不知歸玉因何事許急去趕秋颯酒磕倒都顧不得田果卽將酒瓶磕倒扶起拭了棹文箎又送熱菜至隨問曰你來時有見二官跟秋颯去做何事去有許慌張也文箎答曰有遇着奴婢看見他他看不見奴婢只見二官邀秋颯進草房內把門關住不知做甚事田果聞而不言有許久歸玉方回田果笑問曰吾弟因何事許慌忙趕出

去把棹上酒瓶磕倒都不回顧也歸玉答曰有一部禮記排在花臺頂曝忘記收得忽聞有雨點方記得趕緊去收遲則淋濕矣因此忙極有把酒瓶磕倒真不知也又問曰只收書怎麼許久也又曰收了書存外房便出恭田果笑曰吾弟好癖性屎尿都至要吃飯來罵也田果雖疑亦不在意過有幾日適田果去鄉間收租幾日未回樓上只歸玉獨睡那日早晨回來歸玉在外田果因見歸玉床中被蓆翻亂與之舒好床頭拾一條銀扁簪將簪帶進內查問是誰的其妻褚氏看曰是秋颯押鬚的何處拾來田果曰在門口拾得遂將簪遞還秋颯回書房亦不言之過一日田果又出外樓中又惟歸玉獨睡那日田果又回來又在歸玉床中拾一隻眠鞋認是乃妻所穿忿甚即進內問曰你夜來穿眠鞋取來我看褚氏曰一脚被鼠拖去尋不着昨夜借秋颯舊鞋穿睡田果將鞋交還與看曰此是你原鞋不是褚氏接看曰正是何處拾來田果便怒曰既是真賊你們上門尋契便實矣一月前秋颯去就之獲着扁簪以了頭下輩不與計較寢之誰知使他作紅娘去遞簡後你亦上門就之天不容奸盜眠鞋又被我獲着本應持刀三個盡殺之一念與禽獸十數年朋友之交二念與你十數年夫妻之恩三念秋颯自幼主婢之義因有此之恩義不忍殺之今惟與那禽獸絕交把你賤人休回娘家任你改嫁將賤婢發賣遠處也褚氏聞此唬甚哭問曰此眠鞋實是被鼠啣去妾身並無偷作不節之事今之眠鞋與前之扁簪實在何處獲來說明了慢道去之即殺之亦愿矣田果曰簪是六月中在書房樓上歸玉床頭拾得此鞋是七月半亦在歸玉床中所拾上下纔一月即被我搜獲兩賊還有何辨褚氏又哭曰此乃彌天之冤秋颯時刻都在妾身身傍何曾有半刻離步妾雖女流亦知廉恥怎敢淫奔鞋實是鼠拖去冤屈妾身不過一死冤屈歸二叔怎好也田果又曰鞋鼠能啣之那簪鼠亦能啣之麼鼠即能啣鞋有能啣出牆外書房樓中即能啣至樓都不落我床舖偏偏同簪都落那禽獸床內任有百口亦難辨清今亦不打汝只寫一休書與你去便念情之至矣遂寫便休書僱便小橋押令回轉娘家褚氏哭曰寧請死君前不回娘家田果曰要死娘家用死此處不許死田家無別親只有寡嫂再三來勸之田果不依褚氏寧死不回娘家其嫂問褚氏曰你實有

是事麼若有應當死之若無何必死將來必有辨明之處如死去無亦爲有千古抱不白之冤今且帶休書回去娘家你不能辨與歸二叔去辨汝若死致歸二叔有口難辨也褚氏因此勸解遂強免回至娘家亦聲聲言死父母兄嫂亦俱勸不須死將來自有分明之日空死無益褚氏遂忍耐之矣田果既休了妻又叫了媒人將秋颯交與帶出去賣人做妾秋颯便翻跋哭而不去其寡嫂亦勸且去數日待一官氣過再去帶汝回來又背地叮囑媒人曰不可卽賣去如卽賣去萬金賠之不去田果因又去了秋颯卽寫一封書內云十數年之交好一旦盡付之東流先好友婢可恕再淫友妻奚堪因念前情免動殺機惟休妻棄婢絕友已也多言無用草此佈知封交文箚送與歸玉歸玉妻死惟母弟接看書中所云號甚不知其因問文箚是何緣故文箚將搜着簪鞋爲據先休了妻又賣了婢終絕了友纔令送書來內外等情由細說與知歸玉仰天號哭曰冤慘彌天欲卽去當面辨冤適歸玉之娘舅至問故歸玉將文箚所說之情由告之又把來書與看其舅聞了詳細又看了來書謂曰我知彼平素志誠豈行此失德之事但現在汝床中現獲二賊爲據怎到汝得辨白妻都休婢都去友還不絕交乎他此時正氣盛火正發如去冲之殺機不動而亦動且退一步待過後怒消氣退再慢慢來辨冤未遲歸玉哭曰不卽辨白怎的有臉見人必死方休其舅曰他妻都不死汝還說死無有是事虛反爲實此事必是人見與汝親熱得異樣心生嫉妒把此二物來誣致之折離那所爲之人天豈容恕將來怕不出破洗汝三個之冤也他既不開破只休妻絕友賣婢猶且大喜衾被出破吾甥百口難辨欲死還不得死若家中站立不住且去舅家避避氣至事冷了回來查訪所害者是何人自會水落石出時母弟都在勸解歸玉乃去舅家矣田果既已休絕了靜裏暗思亦恐兩家男女毛臉去死官司必打回頭怎處卽寫存案訴呈中間說有妻褚氏女婢秋颯全爲不節於六月晝夜私奔至後花園與歸玉奸宿次日搜出銀扁簪爲據七月間妻褚氏亦夜奔歸玉亦與奸宿次日亦搜出眠鞋爲據因念至情不忍遽動殺機惟休妻賣婢絕友而息事恐有人別生事端合再訴呈存案以杜後來枝節訴呈人田果抱呈家人文箚等情由寫便與文箚赴巡檢衙門投遞存案

劉巡檢正收入此張訴呈間有各鄉農會齊來報蚊蟲六月去咬田稿七月又回頭入人家咬主人矣此乃前審蚊蟲案時有吩咐至七月是否又回頭咬主人之處各鄉會齊來報也巡檢與陳恭人同看了田果之呈陳恭人笑問之曰老爺可知此通奸是實是虛劉巡檢曰不實肯出妻絕友陳恭人又曰非也若實會偷吃不會拭嘴猶留簪鞋與之搜出作證此乃家中人偷出粧塗之若不來遞呈存案此一男二女萬難以辨白既有呈來務要代之洗清方不忝爲民之父母劉巡檢笑答曰還要我恭人來指點算看是何人暗害去拿來究治陳恭人曰別案要點算此案一月前便有人來報暗害者何人今日呈一收入又有人來報此案釀禍之人老爺都不記也此抱呈之文箒就是月前在衙門前罵羅隱羅隱回罵蚊蟲六月咬梢撒七月咬主人此罵乃雙關之意蚊蟲卽文箒梢撒卽秋颯主人卽楮氏主母明是指責文箒六月必會害秋颯七月必害楮氏主人所罵之言與此呈內姓名半點無差羅隱罵人無有不應也今日收此呈時恰遇衆鄉農來說六月蚊蟲咬田稿下頭梢撒七月回頭入人家咬主人可又不是報知文箒六月暗害田果了頭之秋颯七月暗害楮氏主人前後兩現簪鞋卽文箒偷出存在歸玉床中與田果獲出使之夫妻朋友主婢作離從中必有罅隙只喚至文箒研究一堂便盡行吐出可洗三人之冤劉巡檢聞而笑曰不說真不覺卽令留住抱告不與去巡檢出堂帶文箒問曰汝是抱告文箒麼答是又問曰汝緣何先偷秋颯扁簪粧誣歸玉後復偷主母眠鞋致主人出妻棄婢絕友是何緣故文箒那肯卽認因把鎖子一含手上便言愿招遂招曰月前以石頭擲羅隱被老爺打嘴巴回家去主人猶無說惟歸玉指罵了猶把小奴縛吊叫打主人只取小錘打幾下便歇可惡秋颯取大藤鞭乞歸玉打得肉破血流主母叫奪鞭不與再打詎秋颯不奪鞭猶叫打死幸主母叫主人來解勸纔未打死因思被主人打死無怨懷恨此二個欲暗害報仇之有一夜秋颯送夜膳到書房卽回頭去歸玉在樓上忙下樓隨之出戶不覺棹上酒瓶磕倒不回顧主人看見問小奴有見歸玉趕出何事他實因雨點趕去收書順便屙尿小奴說扯秋颯入草房主人入雖信之並不理較因害之不倒偵主人出外未回偷秋颯之簪存入歸玉房內床頭與

主人拾出必逐男女誰知主人將簪帶入交還主母又不與較又等主人幾夜不在家中又偷眠鞋粧之始怒  
纔併絕之方消前恨劉巡檢又曰既報前恨何不偷秋風之鞋將主母的偷去粧害主母汝主母好意與汝講情  
不打不報以德反以仇報之何也又答曰此鞋是秋風床下拾得的拿去粧害之誰想不是他的乃主母之眠  
鞋被鼠啣拖在他床下怎知偷錯事至出破方知怎敢言之非是有心害主母書吏將口供錄上劉巡檢笑曰  
主母不怪汝怪老鼠不錯惟汝此蚊蟲比老鼠更惡十倍六月咬稍撒噉食不飽七月又去咬主人吞龜肉比  
封神傳之蚊蟲咬龜靈聖母更利害也令差投喚田果來問曰汝乃讀書之人事不三思便絕交膠漆之朋拾  
一隻眠鞋卽去糟糠之婦把奸情塗之致人廉節何存本司因看汝呈情理有乖喚抱告問供訊出被害實情  
全供在此慢慢看來使知冤枉汝妻友婢田果當堂接看喊甚問文箴曰此口供是汝所認的麼文箴曰是田  
果罵曰不存意小茅蟲能設此陷阱害人不但只害三人連我都被陷入誣良罪戾遂磕頭認不細查擅行絕  
友去妻棄婢之罪劉爺曰既知罪要免究亦不難只須去兩家請罪妻肯回頭友復舊好婢能討還便能更有  
歸玉失妻可將秋風配與卽明日汝妻不須來帶歸玉秋風當堂交拜就成伉儷了再治逆奴陷主之罪田果  
叩頭領命遂至兩家請罪接回妻討回婢帶友婢次日至巡檢衙門劉爺問二人願配麼二人俱喜曰願令當  
堂交拜成就夫婦將秋風與歸玉帶回文箴以家奴誣陷主母擬斬將解至王府文箴被雷打死監中只得戮  
尸詳報結案田果仍同歸玉交好如初夫妻仍相敬如賓秋風來往知親女此乃判人名文箴六月咬秋風七  
月咬主人之第十一案也羅隱又遊至泉州入一鄉宦家乞飯站立既久家人盛出半碗飯喝與之羅隱不接  
而去座上有客忽指曰此人吳越之二王爺不做寧做化子肯要此半碗殘飯耶主人聞之訝曰此個卽是乞  
丐身皇帝嘴之羅隱麼客曰沒錯主人忙令人貯一大碗白米飯趕與之莫致出惡語家人卽捧飯趕至山邊  
遞與之羅隱曰無人食汝嗟來食酒作山中作土沙說了將飯洒山上而去旁人看之曰可惜雪白飯洒山或  
曰停會自有雀啄去誰知此飯數十日舖在山上如故人上去拾看非飯乃沙也却原來被羅隱說土沙落地

卽化作沙通潔明白之形仍舊不改卽飯無異今泉州各山皆產此沙後羈隱流落幾十年有七十餘歲一日至山傍坐在一株新砍松樹根上許久立起衣衫被松油染汚罵曰拙松忽有人曰樹拙有人作汝拙填溝壑羅隱聞而訝甚看前後無人必是山神土地諷之以樹拙還有人開掘惟我拙無人料理因一回思仍回杭州地方投入王府武肅王卽錢鏐王令人篋入王府羅隱便不再逃遂終身倚之矣今之樹有欲去根皆發新枝惟松不能再發卽當時罵拙之也正是乞丐賤身早已沒帝王遺語至今傳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 第五十三回 林九娘因難傳正法 陳恭人得妹斬妖僧

却說劉巡檢判了十一案再說羅源有一鄉紳姓林名忱爲東都州刺史妻許氏有二男一女婢僕幾個因朝野多事辭職歸鄉其女名喚九娘年十七內慧外秀好讀周易手不釋卷欲參識大衍之數恨無人指點悵悵於懷因隨父歸鄉途中住歇旅店遇雨未行有一老婦神采非凡來謁袖出一冊乃河洛神數授九娘指點奧妙不受酬謝而去連問其姓氏查而不對皆以神降授均感不勝九娘因得奧妙遂能變動排佈回至羅源家中時常演佈那夜初更時候在香房列樟以豆排八卦九宮大衍之數從中調動飛合變化無窮正在神注間俄有一旅風入房內九娘訝喝之其旋風輒墜八卦局中風息現出一物非別乃紙之犬頭也九娘異甚將紙犬頭夾在易經內須臾又一個飛至又墜在局中乃紙剪之人也隨接連飛至五個皆紙剪之人也俱由窗門而入皆自墜入八卦局中總夾在易經內天既明始無再至九娘思之必是妖人施展邪術使來捉搜我們也猶幸未睡在此排卦被我反捉之如睡萬命皆休矣誠乃古聖仙賢之造就也隨報於雙親父母異甚九娘欲將紙人併牛犬頭燒燬林忱曰漫致其性命待查出是何處妖人所使有來善求放還之矣隨着人查訪竟查之不出誰知此妖人藉有邪術才敢在閩山法門前播弄陳靖姑恭人不知覺也通是何等妖人有此放肆却原來卽在羅源附近之白塔寺有一僧首名鐵頭和尚徒衆甚多有奇異之邪術聞那家有婦女美者卽施法

去拽之凡婦女被其拽者皆喜而順從之不但只被拽之女喜從即女之親人見女無去亦不心痛查尋之也怎的能致有此平靜耶誰知他自有能致人順頭順意之術也如探聽誰家之女美至夜先發犬頭旋牛頭旋至其家中一繞旋家中男女皆感受風邪任其強惡頃刻變爲馴愚次日或妻或女不見無甚要緊既無便罷其女被拽去無不順從並無一個抗拒故不至出破也那妖僧不獨只拽婦女猶常拽人家之財寶無一出破者皆藉犬頭牛頭之彌縫也今人以旋作愿非也靖姑初至羅源官衙時鐵頭和尚探其美將去拽之聞乃閩山之門徒未敢造次又聞妖怪能滅如探囊取物遂懼而避不敢妄爲故陳恭人才不知覺也此回林九娘隨父回籍同上船下船人見之皆羨美甚該和尚聞知趕去潛瞧果今古無雙遂先撥犬牛二旋去愚之續遣一徒去捉拽因不見拽至隨又遣徒弟擲拽連遣五徒去並無回一個唬甚至天明自去查訪始知五徒並犬牛二頭俱墜入八卦局中收夾易經內方知九娘亦有此訣遂回寺中至夜於後庭設五個盆上加盆覆之撥五個小行者一個看守一盆不許人擅開自即出去山門外盤坐巖石之上仰首張口吐出五頭飛虎五個夜叉五虎去破局夜叉去拿人皆騰空而去其九娘防備邪術又日夜守定卦局不敢稍離至次夜忽有五飛虎揭椽瓦而入翻破卦局五夜叉至將九娘並父母兄弟五人捉獲望空拽至白塔寺鐵頭和尚令夜叉將林家五男女押入寺內後還分貯五瓦盆內再令夜叉去林家帶回被收夾之牛頭並五徒弟夜叉又去帶五個徒弟併牛犬二頭時天將明鐵頭和尚始下巖石入寺查看五盆內只四盆俱有人收貯惟一盆空而無人究詰五個行者方訊出半夜偷開一盆觀之被他走去也和和尚怒甚即將五個小行者剝衣吊打數百命皆幾休却原來單放走九娘才這般忿怒也鐵頭和尚因天既明不得施爲待至夜再行捉拽之那九娘却被拽去關緊於盆內十死無一生誰知天幸被小和尚偷開着放走回來查看局被破紙人牛犬頭皆沒父母兄弟不見知是反被妖人使怪來拽去並無處去尋知妖人施此邪術無門可投即奔至巡檢司衙門擊鼓喊救妖術拽人急救四命劉巡檢聞妖術害人同帶與陳恭人相見陳恭人見林九娘骨格非凡顏容迥異便屬意惜之隨問因由

九娘將跪陳恭人令立而言九娘先將父之閥閱姓名同眷屬言了遂將前夜在房中排佈卦局突有小旋風大旋風同旋入房俱墜八卦局中風息現出紙製之牛頭犬頭又現至五強人皆自墜入局亦現出紙人俱收夾入易經內將燒燬之父言且留勿燬至夜有五虎折屋瓦突至翻破卦局又至惡鬼將一家五人盡捉去並取去易經夾紙人牛犬頭幸自身走脫回來投控等緣由說告一遍陳恭人先見其神采今又聞此緣故便喜之甚遂不呼名只呼妹謂曰原來吾妹能參周易大衍之卦數因演試排佈不知何方之妖人先遣牛頭犬頭二下邪之旋風把人先旋患了更遣妖徒來捉拽必因聞知吾妹之美才覬覦之也誰知吾妹能排八卦反落妹局不燒燬留其性命乃仁之至那妖人謀奪人自人反被奪去怎肯便罷次夜又施別法來破局局既破人怎不被其盡掠之也但吾妹被拽時可知拽在何處關於何所怎能脫走回來耶九娘曰小女子彼時被鬼捉拽迷迷矇矇至放落地時似入繃轡之內未一時有人把蓋掀開自即鑽出始知入於瓦盆之內被幾個小和尚掀開看詎小女子看見他他看不見小女子方能走脫人仍迷朦便飄飄蕩蕩忽然至家如夢初醒不見父母兄弟知是被之弄捉去也九娘說了便泣求急救雙親二兄遲則四命皆休矣陳恭人曰令尊令兄明日自會到家何須驚怕九娘泣曰尚不知何處之妖人父母皆被其捉去生死不知怎能勾許快使回也陳恭人又曰自有法力能送四位回來所說情形乃是鄰境之妖僧弄術害人何用再訪吾妹既被拽去了因徒偷開放走妖僧那肯罷休今夜又必施法來拽吾妹晚來仍在家排佈卦局又將他所遣之怪賴捉縛住還怕那妖僧不來換之也惟不知吾妹所佈之局頭夜既能收捉其牛犬妖徒至次夜怎的輒被破局拽入中間必有排不週全之處今卽在此可排佈來看倘有不周再加添補今夜方可制勝也九娘取豆排佈恭人曰早膳排便同去吃了來排九娘辭不吃恭人笑曰以是告狀人當避嫌疑不敢如是今既誼爲姊妹便不須避之也九娘又答不敢高板恭人又笑曰吾妹還是不是千金小姐怎爲高板也遂將九娘拖入內室同吃早飯九娘卽在內排佈出九宮八卦全局恭人觀入有不盡之奧妙倍加愛敬之看了謂曰此等包羅萬象之神機漫道只收

妖即天仙亦不敢近之也。惟吾妹只知局之變動，尚不能知局外之變化。故昨夜被妖破之，今憑姐拔一條絲髮與吾妹添補佈設局中，將八門環旋絆住，有大怪來破化，大繩縛之，有小怪來破化，小繩縛之，多則化多少，則化少。任有千萬皆縛之，難逃一個。今夜回去，將此佈置收縛了怪類。吾妹即將此怪押帶至此，吩咐貴管家有人來求怪類，說已送在此，令自來說換，不妨。恭人說畢，遂教之添佈絲髮處。所九娘便理會撒了卦局，收存絲髮，遂辭回家。即在香房排佈矣。那鐵頭和尚又訪知九娘走回，仍在排卦，至夜又盤坐巖石上，張口吐出五飛虎，一夜又去捉破之。詎五虎一鬼入房，臨局即被絲髮化為繩，纏繞匡絆，作一堆。其虎初至，各大如鹿，輒變小如鼠。鬼亦變小指頭大，再被髮繩纏繞六個，總歸變做一個。有湯丸大色紅，形似猿猴，繩亦變小縛住，不能動矣。九娘思此妖果能千變萬化，無姐之絲髮贈助，其奈之何。九娘既將怪類收定了，即撒卦局，吩咐女奴不敢少停，透夜至巡檢衙門與陳恭人說明，詳細隨獻所收之怪類。恭人看之曰：「此一粒非別，乃妖僧之心。怪吐出來，變化害人，他不取回，怎能還活？怕不將令尊令兄來換回也。」九娘問：「怎知是妖人之心？」恭人曰：「人之心屬猿意，屬馬君子能繫住心猿；意屬馬小人則不能繫住之，故常跳騾出外，胡爲亂作，無所不至也。此粒形似猿猴，是妖僧之心所變無疑矣。」遂將九娘留住，待來求換矣。那鐵頭和尚在巖石上等候，拽至九娘，待至天明無至，唬甚，即去查探方知又被收縛，解送巡檢司衙門，不敢求官。只人林家見看門之蒼頭說之曰：「昨夜有一人五獸來被小姐收縛，今將原洩去之四人送來換回。」蒼頭曰：「已解去巡檢司衙門要換去。」衙中說換鐵頭和尚曰：「官府怎敢去求不准反罪之也？」蒼頭又曰：「小姐說劉爺仁慈，有四人去換，便喜而不罪也。」和尚聞此不得已，便去衙前跪門求之。劉巡檢坐堂，令帶進和尚，跪於堂前。巡檢問曰：「汝是何處僧人來求何事？」和尚曰：「白塔寺住持僧名法普，因前日五個小徒至林忱縉紳家抄化，被留問討不還。小僧將林縉紳同夫人與林公子亦引留之，昨夜林小姐將小僧法寶盜去，問道存任老爺衙內特來求懇仁慈，願將林小姐雙親並二兄四位送還，換回法寶。感恩不淺矣。」巡檢司笑曰：「好個口能舌辨，飾非明是施邪術，將林縉紳一家五人俱洩，幸是走回一個。」

來具控正欲拿汝來定罪還敢來討什麼法寶也和尙便磕頭哀懇從今改邪歸正如不改過什麼重罪劉巡檢着人進內問林小姐肯愿和換還否誰知恭人同林小姐早在竹簾內認着鐵頭和尙將來好收除之遂答應和換巡檢曰小姐既愿和換便宜之甚可趕送四人來換隨檢四個差役隨和尙至白塔寺遂帶回林忱同妻子四人和尙亦隨至一同上堂劉巡檢迎林家四人至內衙九娘見雙親二兄悲喜交加四人見女妹如睡初醒劉巡檢取出猴丹交還和尙令之改過若不改過法網難逃鐵頭和尙遂叩謝而去林忱同妻及二子被留在衙內款待三日方回自己家中九娘既與陳恭人誼為姊妹長留在衙傳授閻山正法待將來同收鐵頭和尙說那鐵頭和尙回去懷恨放走九娘五個之小行者即將拿關在一空房內和尙張開口可出一氣噴去五個小行者即變五個大豚仔一日拿出宰食一隻五個中四個在遠處透來的並無親眷惟一個乃本處之子弟有父母兄弟詎此個與一頭陀有私情該頭陀眼見變羊宰食暗忿遂通風與其父母兄弟知之父兄即來與和尙討子和尙許以千金為調息且暫回明日來取銀其父兄喜而回去是夜和尙連撥十數個牛犬頭旋將其父母兄弟俱旋死床中次日無人開門矣和尙遂查知通風之人令頭陀馬廐飼馬即變為馬宰賣與人家寺中諸僧衆皆知其因由不敢再有通風消息以變畜難堪惟背議將來必殃及身將同散之矣和尙知九娘全恃陳恭人法力又長在衙內無奈之何隨遣一能飛牆撲壁之行者入衙即被恭人知覺捉縛問之始知是和尙遣來密探九娘之奸細恭人曰我不殺你仍放之可將寺內之事情說來我知才放行者遂告之曰本寺僧衆有一百零當家和尙名法普又號鐵頭和尙德行皆無全藉技術常洩人家子女財寶寺中若有得罪之者皆施法令之變猪犬牛馬再不饒恕個個膽寒現在同議欲一齊散去今夜叫來探小姐恭人消息不得已而來若蒙恕不殺放去亦不回寺隨遁他方也恭人又問曰他因甚又名鐵頭行者又曰他頭堅極刀砍之不入反損刀鋒任甚銅牆鐵壁關之不住頭向一撞無不崩頰故又名之也又問曰他頭雖堅其項未必堅也又答只頭異之餘皆與人同恭人笑曰我知他豆骨仍脆也又謂曰我今放汝不須遠遁他方即回去對他